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续编英雄走国记

(第二部)

赵焕亭◎著

民國走牒水說學藏書庫氏國志牒
水說學藏書庫氏國志牒
水說學藏書庫氏國志牒

中國圖書館藏書章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续编英雄走国记

(第二部)

赵焕亭◎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续编英雄走国记·第二部 / 赵焕亭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3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ISBN 978 - 7 - 5205 - 0936 - 7

I. ①续… II. ①赵…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6220 号

点 校: 袁 元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 字数: 37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三 集

第 一 回	乌格福趲程凤子峪 棋老仆哄酒白沙岭	3
第 二 回	施妙计橡林劫囚车 访故人客途逢壮士	8
第 三 回	雷祖庙憩卧闻警耗 祁公子北上说游踪	15
第 四 回	伤国难大侠走风尘 逗闲情店婆撩云雨	22
第 五 回	集贤镇公子滞行程 蓝靛洼尹叟谈逸事	28
第 六 回	学艺术欣逢一点红 巧因缘戏试连珠弹	34
第 七 回	觐剑气辞师归故里 复兄仇避捕入红帮	40
第 八 回	感中元伤心野祭 逢隐士起病沉疴	46
第 九 回	深心有托略访江湖情 客邸无聊小做叶子戏	52
第 十 回	南阳府公子望猴山 芦花港傅婆款行客	56
第十一回	驱狼子拳打飞天蛇 沽美酒憩足十里居	60

第十二回	十里居略闻红帮迹 深溪虎引出打稻哥	67
第十三回	黥醉客群来打稻妇 转大虫夜走响枫冈	74
第十四回	王猎户迎虎延宾 田金标搅酒闯座	80
第十五回	茅家岭金标夺死虎 猴山口帮众挂人头	85
第十六回	望双峰游人觐气象 说古剑浣妇述遗闻	91
第十七回	观古剑一场笑话 置交箸引起风波	97
第十八回	李云鹏捉客东峰道 祁公子惊心辅善堂	104
第十九回	辨朱旗良朋聚首 遗钢镖凶衲寻仇	109
第二十回	老英雄毕命金风指 小侠女大战穿花蝶	116
第二十一回	刘毓崑巧救姜佩瑗 太虚观忽逢南海客	121
第二十二回	识英雄一客听琴 诛劫盗海滨亡命	128
第二十三回	溪源谷英雄事畜牧 东峰寨父老议修闸	133
第二十四回	访英豪二客游南 遇孽缘一佣窥秘	139
第二十五回	洪金城率帮据西寨 毕先生贾怨起堪舆	142

第 四 集

第一回	猴氏山两雄争意气 响泉闸一箭谢调停	149
-----	----------------------------	-----

第 二 回	据西寨苗沛逞恣睢 盗官室燕娘显身手	154
第 三 回	白兰花敛迹入红帮 蜡烛峰悬绝逾险	161
第 四 回	登峰造极快酌天瓢 飞镖中柱搅翻欲海	168
第 五 回	响泉闸逞气决白打 祁公子显力慑红帮	172
第 六 回	毕先生杯酒再解围 西峰寨剑舞娱重客	176
第 七 回	嚼刀头方却鲁莽人 游蕨岭又逢尴尬事	181
第 八 回	恶撮合燕娘丧命 胡挑拨苗沛兴戎	186
第 九 回	洪金城气走猴山 确山王假称明裔	190
第 十 回	访良朋鸿冥豹隐 游旧地寒坞杨林	196
第十一回	吊陆母公子伤怀 瞰嗣子伯通得疾	203
第十二回	寒山坞陆香谈邓侠 田兴庙公子遇云鹏	207
第十三回	黄天佑阴谋除白教 辅善堂鸢鸟现凶征	213
第十四回	战猴山双侠同死难 游燕市一客托行踪	217
第十五回	闹土妓北地春光 遇猎友西窗夜话	224
第十六回	游燕市初恋姓名 刺名王先求索线	229
第十七回	剑气隐一廛侠女托迹 京尘混十丈三怪潜踪	235
第十八回	雍和宫大起慈福阁 华夫人盛饰荟芳园	241

第 十 九 回	小侠女探路乔装 莽护卫值宿醉卧	246
第 二 十 回	斗猛犬夜探王府 颁上谕下嫁奇文	252
第二十一回	驿路伏桥再击不中 梵宫值夜三刺称雄	258
第二十二回	探经坛喜觐九龙帐 走高阁镖打马元杰	265
第二十三回	复国仇侠女埋壮志 验刺客军弁说真名	269
第二十四回	锦秋墩一杯酌墓草 通州寓万里订游踪	273
第二十五回	结客南游公子伤乱 荒祠题壁湛若留诗	278
第二十六回	吴商人下榻留宾 马氏妇铄釜逐客	285
第二十七回	去柳城卖字奔前程 入桂林写书闻友耗	289
第二十八回	访故人遍历瘴疠乡 走穷山忽遇江南客	295
第二十九回	黎姥山公子觐野苗 伏波崖宝珠惊夜叉	300
第 三 十 回	祁公子高阜观打猎 相思寨大侠做名医	304
第三十一回	祁公子醉闯绣闼 云弹娘喜谢嘉宾	309
第三十二回	大阅合操弹娘耀式 人亡琴在公子伤怀	315
第三十三回	探山长白清祚始昌 遁迹空门英雄末路	321

第三集

第一回

乌格福趲程凤子峪 祺老仆哄酒白沙岭

且说祺寿本是个拧性老儿，因不服气乌格福之故，特讨此差，本想在路上怏怏乌格福，杀杀闷气，不想白搭了许多辛苦，乌格福只是我行我法。他那股火头儿本已不小，今听众兵一席话，不由大叫道：“你们只管歇息一天就是，我说了就算着。”

正在乱嚷，恰好乌格福一步趲入，问知缘故，顿时大怒，不但将众兵呵斥一顿，并向祺寿道：“你是个协办的差使，如何擅自搅乱俺的指挥？明日前途都是些荒僻险地，正要疾趋而过，如何因过节耽搁得？不要说白沙岭那片橡林素为歹人出没之区，便是凤子峪那道长沟也要一气穿过。明日大家正须加倍仔细，鼓气上道，你如何由他们性儿胡闹起来？”一席话听得祺寿只好干瞪老眼。众兵料是歇息过节没指望，便一个个唉声叹气，索性去困闷觉。以为起行时还如往日，哪知五更方敲过却被乌格福吆喝起来，将个祺寿诧异得没入脚处，因向乌格福道：“乌哥儿，你真会摆布人玩，晚行也是你，早行也是你，你究竟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乌格福也不理他，即便催促大家匆匆上道。行过一程，方才渐露曙色。那初出的日色已红得鲜血一般，晓风拂面，业已热烘烘的，大家晓得又要酷热，便趁早凉，脚下加紧准备着早歇尖站，以避午热。

一路所经果然越走越荒僻，须臾转入山径，弥望都是长林丰草，高下坡坨，那极窄之处仅能容车。这时乌格福精神抖擞，一面策骡跟定车儿，一面高瞻远瞩，四下留神。偶过长林深壑必先去骋望一下，然后回辔催进。瞧得个祺寿只顾冷笑。不多时趲过四十余里，那当头赤日好不火热，众兵走得汗流披面，口干气促，足下是热沙炙趾。偏那骡车儿践行沙路，一步三摇，便如老牛车一般，众兵夹车随护，又不得快走。

挨过一程，大家正要觅地暂息，只见乌格福用鞭梢一指道：“前面便是凤子峪那道长沟，大家须要一气穿过，不得有误。”

众兵随他鞭势望时，果见迎面不远陡起两座高崖，势如石门，中通一道墨魑魑的深沟。大家才到沟前，业已有一股热风夹着尘沙从沟内扑出。及至大家拥车赶入那沟，却越走越低，但见两旁高壁中通一径，高壁上草树纠结，虽稍遮毒日，却不透风。大家至此势如处覆盂之下，端的是又闷又热。行未数十步，早已大汗如浇。偏那乌格福扬鞭抖辔，连连叱进。众兵脚下稍为逡巡，那马鞭早已打将来，于是众兵喊一声，拥定骡车一气儿赶出长沟。

颠得个祺寿在车上正觉天旋地转，眼中发火，只听众兵又是一阵喊，祺寿忙跳下车瞧时，只见众兵都蹲向道旁树荫下，只顾挥汗。那乌格福却从骡儿上向他们挥鞭乱打，喝令快走。这时日色已将近午，端的是一柄火伞一般罩向当空，众兵都面赤筋胀，那臭汗只顾顺脊沟流下，透却单衣，一任那乌格福鞭打，只是不动，却都指着道左不远一处山村，向自己道：“祺爷快救命吧，俺们从五更跑到这时，连口水都没呷得。如今正该向山村落店午尖，乌爷偏又不许。难道俺们这趟出差是来卖命吗？”

乌格福喝道：“你们还要胡说，这是甚等所在，可是耽误的？前面就是白沙岭，好个尴尬所在，总须过得岭才好午尖哩。”

说着鞭势一起，却被祺寿架住胳膊，冷笑道：“乌哥儿，你也听我两句。怎的你们小人儿得个狗屁不值的小差使，便挖掌得山摇地动？你若有我当年的那等功劳，还不把天都翻转吗？我说话便是当放屁，你也须体谅弟兄们。骑驴不知赶脚的苦，咱两个坐车的坐车，骑骡的骑骡，自然是饶上一程通不在乎，须知人家都是两脚打地哩。白沙岭便怎样？难道准是虎穴龙潭吗？你只顾自己卖见识、逞偏性，却拿人当驴子使。那驴子使到筋节上，还须卸套喂把草料，难道人家要落店午尖是不该的？今天大节下你不许人家歇息过节，已然不近情理，如今该午尖又不许人家落店，不是我老头子说个掂斤播两的话，像你这一路上吹胡子瞪眼不知人甘苦的行为，若非我与你从中调和，这班弟兄们都被你使翻了也说不定。如今，咱闲话揭过，且去落店吧。”

说着气吼吼地一抹汗，方要跳上那车，不提防乌格福尽力子向那赶车的背上一鞭，骡儿猛惊，两辆车如飞便跑。众兵究竟恐要犯有失，也便都跳起跟了乌格福撒腿便赶。这里祺寿落在后面，无车可坐，只急得山嚷怪叫，却没人理他。当时众兵趁着一股急劲，跟了乌格福一气儿赶过七八里，反倒大汗都收，不觉疲倦。正在走发之间，只见前面骡车猛地被一处危坡阻路，咯噔声站住。大家跑向前瞧那所在，不由脚下趑趄。

只见危坡尽处，便接一条穹隆高岭。那岭既高且远，仰望去，势如蛇

盘，四外峰峦合沓，草树连天，端的好个气势。热风吹过，隐闻岭上午鸡啼声，大概是有山村人家。当时众兵料这所在便是什么白沙岭。情知拗不过乌格福，只得忍气吞声来护了两辆车子。转过危坡，匆匆登岭。这时乌格福下了骡儿，自牵了，手提马鞭，在前引路，众兵一面护车慢走，一面细瞧那崎岖山径，好不吃力。原来山径间除许多滑韧短草之外，便是漫漫浮沙，车轮碾上去，只顾且前且却，人脚下稍一懈力便要栽倒。大家没奈何，只得左右护定车子，一面推挽，一面踱步。但见那骡儿汗毛如浴，饶是有推挽，还累得气喘吁吁。这时众兵势难中止，便各提一口气，哈了一声，那两个车夫趁势加鞭，一气赶上岭头。

抬头一望，忽觉豁然开朗。但见岭上边山田错落，好一片平坦地势。远近炊烟萦纡于林峦映带之间，是绝好的一片山地，并不见什么险恶之处。再望向前面不远，却有绝大的一处橡树林，间以长松巨槭，一片浓荫，如张绿幄，凉风谡谡，即觉炎暑顿消。偏那林中都是绿油油的短草，夹着野花乱开，一股草木微馨扑人鼻观。众兵见此光景，便如望到清凉世界一般。但是大家心气一舒，反倒觉一股热劲儿登时从亿万毛孔中喷薄而出，那郁久的大汗早已从脊骨上流到腠沟，刹那间，疲倦上来，便是再挨一步也来得不得。原来这时大家急劲已懈，又望到绝好的歇息所在，所以顿觉疲倦不堪哩。

当时众兵既见橡林，更不顾什么车子并乌格福，便大家奔向林边，就草地上倒头便卧。有的便脱下单衣，绞拧大汗，气得乌格福跑回来瞧时，大家业已卧得横三竖四，都光着眼向自己直喘粗气，并乱吵道：“乌爷，你要命倒现成，要说再走的话，哼哼。”

乌格福顿足恨道：“你们这班不知厉害的东西，这是什么所在，容你们胡闹，我就要你们的命。”

说着刚要举鞭，却闻着背后有道：“喂，乌哥儿慢着，我这里倒有老命一条，先交代给你吧，你要可怜大家时，就请你高抬贵手，容他们歇息喘口气儿，不然，请你一刀一个，倒也痛快。无论怎的俺是要歇息了。”

众兵听了，一齐大喊救命。慌得乌格福回头张时，早见祺寿跑得一瘸一点，秃脑门上汗气如蒸，一张脸赛如红布，敞开衣襟，扇起两只膀子，一径地奔向林边，箕踞而坐。一面抹汗，一面向自己冷笑道：“乌哥儿，你有威风不要使尽了，凡事是拢着办，只顾逼人家的命怎的？我老头子是从枪林箭雨马蹄下滚出的人，有什么识见不如你处？偏是你说的这条乌岭这么凶实，如今这所在正好歇凉，可有什么歹人毛儿。”正说着，林风吹起，众兵都坐起来，欢呼称快。

这时当空赤日如炙，乌格福连累带急自己也是汗如雨下，又见祺寿和众兵的光景，也委实狼狈不堪，因笑道：“不是我只顾催走，咱下得岭去，落店后大家心安。你大家要歇息，却不要只管耽搁。”

众兵听了如逢大赦，便有人去系好乌格福手牵的骡儿，并将那两辆车子赶入林中，稍揭蒙布，透透气儿。大家依然就林边坐下来，披襟说笑。那乌格福却提了马鞭自去散步，一面四下瞭望。祺寿喘息略定，望望乌格福，撇撇嘴儿，当即开谈，无非是卖弄自己当年的英雄，大家一面听，一面正觉得十分口燥，只听从前面岔道上一声吆喝卖酒，接着便有人粗声哑气，唱起一支山歌儿道：

不会做天莫做天，
世情啊，颠倒尽堪怜。
那猛虎偏被群羊困，
失水的蛟龙啊不如那鲤和鲢。
花开无几日，
月满不常圆。
笑哈哈悟彻浮生理，
哭哀哀又上那北邙山。
慢笑那荷锄的刘伶昏昏醉，
他是恨杀了多事的女媧娘娘把人抻。
劝世人今朝有酒今朝醉。
卖酒哇，何曾有一滴香醪到九泉。

歌声尽处，又是一声卖酒。大家忙望那岔道上，树影开处，早转出个挑担的汉子，笑吟吟直奔林边来。那汉头戴箬笠，只穿一件棋子纹单布背心，赤起两条精膊，短裤下露着毛腿，脚端着多耳麻鞋。生得闷团团一张笑脸，一面晃得那担头颤巍巍，一面瞧瞧日影，自语道：“快些走吧，地里那班馋猫们等急了，是要骂我的。”说话间趑到林边。

这里众兵望那担内时，不由一个个滴下口涎，不容分说，便呼一声将那汉子围住，先各自向腰中掏钱。原来那担内一头是一桶扑鼻香的好酒，一头是许多角黍，衬着雪页似的蒸馍大饼，好不有趣。当时众兵正在饥渴，又因祺寿袒护大家，乌格福不在左右，未免胆儿放大，于是向那汉子笑道：“卖酒的，你来得正好，你有酒时再取些来，俺们一总儿包了你。”

好汉听了，回头望望，方要答语，忽向众兵背后一瞥，忙笑道：“俺

这酒不是卖的，方才俺因跑得累乏，所以吆喝卖酒胡乱唱个唱儿玩玩。不瞒您说，今天大节下，是种地的佣工吃犒劳，俺这是与他们送午饭去。你们不信时，俺家里的还在后面挑着汤水。但是你们要多出钱，咱这事也有商量。”

众兵笑道：“你这汉子，不过想多得钱罢了，却来讲这篇谎，俺们先吃这桶酒再说。”

这时祺寿也自笑嘻嘻蹭过来，便笑道：“你有酒只管再取来，酒钱凭你要就是。”因向众兵道，“你们要吃酒就快些动手，省得姓乌的张见又来麻烦，便由我这里起，咱们一人一瓢，轮替着吃。”

那汉听了，不觉回头乱望。这里祺寿伸手抄起酒瓢，撅起胡儿，吹吹酒沫，刚道得一声好酒，但觉肘上啪的一声，瓢落桶内，便有人喝道：“是哪个擅敢领头吃酒？你这汉子快去你的，休要讨没趣。”

说话间转过一人，却是乌格福。先举马鞭向众兵一晃，然后奔向酒桶便是一脚，但听扑通哗啦一阵响，这里汉子方叫得苦，众兵也是个个发怔。正在这当儿，却闻前面岔道上有人笑道：“你这是怎么了，今天准要利市，却跌出个大元宝哩。”

众兵望去，便见从绿树深处闪出一朵鲜红的石榴花儿。正是：

蒲觞氛未涤，榴花红欲燃。

佳节虽可赏，疑阵玄复玄。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施妙计橡林劫囚车 访故人客途逢壮士

且说当时众兵刚刚地酒要入口，猛见乌格福奔来打落酒瓢，踢翻酒桶，叉得那汉子扑地一跤。大家正在发怔，却闻岔道上有人声唤，急忙望时，便见由绿树深处扭扭捏捏闪出个农家媳妇子。青帕包髻，旁插一朵榴花，衬着雪白的喜相脸儿，弯溜溜的长眉，水汪汪俊眼，高颧骨，薄嘴唇。身穿一件对襟纱衫，隐约露出酥胸玉乳。腰束围裙，下面是撒脚短裤，露着一段白嫩嫩的小腿儿，下衬尖翘翘半大脚，穿着双平底凤头鸦青色鞋子。虽是田妇丰姿，却挂三分娇俏，掬一条短绳扁担，担两头各系一个荆筐，内有瓦罐，便见她撒开俏步，奔向那汉子。

一面置下担，将酒桶扶起，一面笑道：“你这没用的货，俺紧赶慢赶，却是来看你吃这一跌。如今酒都泼翻，这便怎处？”

那汉道：“都是俺这张该打的嘴只管发痒，吆喝卖酒，惹得这班爷们以为俺真是卖酒的，便前来作闹。家里的，快替俺拿着家伙，劈开腿，兜紧了，待俺把淌出的东西给你灌进去。”说着将酒桶解下，置向那妇人跟前。方蹲在泼酒的所在，张开两手，要去抓捧覆酒。

妇人却咯咯地笑道：“你这呆子，真恁杀人，你还不快去取酒来，只管耽搁人家地里人的酒饭，是甚意思？洒泼的酒便是收些起来还能吃？”那汉听了，赶忙要拴上酒桶挑担上肩，却吃妇人唾道：“你这呆子，可怎么好？昨晚上不该省劲的事，你只贪睡图省劲，如今该省劲你又偏卖气力不省劲了。你巴巴挑担回去，来回一般重，只提这桶去取酒，不省一半劲儿吗？”说着忽见众兵都瞅着自己微笑，不由脸儿略红。

众兵见妇人俏丽之状，正觉有趣。那汉子便道：“你说得有理，你且与我看着挑担，待我取酒去。”说着取了酒桶，忙忙地趲回岔道。

这里妇人抹抹鬓角上的汗珠儿，向众兵微微一笑，一面坐向瓦罐旁，却一溜眼波道：“也没见你们这班客人们，无端闹翻俺们的酒。这一桶老

白干，少说着也须一两银，如今咱是怎么说吧。怪道俺那会子出门踏狗屎，便知晦气来临，却不道遇着你们这班馋汉哩。”说着，手捻脚尖，却哧地一笑。

众兵正瞧得有趣，却闻祺寿气愤愤地道：“好嘛乌哥儿，你这会子索性找寻到我头上来了。少时那汉子取酒到，俺算是非吃不可，须知俺却不属你管辖哩。”

众兵回头瞧时，却见乌格福一面瞧着那妇人，一面向祺寿正色道：“这所在饮食之物哪里用得？若上了人的当，还了得吗？”

妇人听了，方咦了一声，祺寿大怒道：“你没得胡说，依你这说法，大家就须空了肚皮跑路了？如今踢翻人家的酒，不说是快给人家钱钞，却放这等没味的屁。”说着向众兵道，“你们只管跟着我先弄饱肚皮再说。他禁止你们吃酒也罢，难道还禁止治饿肚吗？”

说着趋向瓦罐旁，低头一瞧，只乐得手舞足蹈，众兵跟他望去，原来那罐内竟是浮艳艳的冰梅汤，又凉又甜，外挂着糖桂之香直钻喉咙。这时乌格福久在烈日中奔驰，又和祺寿怄气，真是火冒钻天，汗出如渗。今猛见这样祛暑的梅汤，不由也便笑逐颜开，但是逡巡之间，却又瞧那妇人，只管沉吟。这一来倒招来众兵暗暗好笑。那祺寿却不管他，见那荆筐内置有盏子，刚伸手去取，这里乌格福忙喝且慢的当儿，只见前面岔道上人影一闪，却又趑来个背包裹的徒步行客。戴一顶宽沿凉笠，深覆眉际，生得怪模怪样，黑紫脸子，双睛闪闪，开阖有光。从笠影深映中，露出一嘴虬髯。穿一件正黄葛布衫，敞开胸际，露着毛茸茸的胸腹。腰束板带，下面是漆黑甩脚裤，踹一双软帮薄底快靴。肋下佩刀，手提杆棒。满脸上尘和汗渍往下直滴，似乎是个跋涉长途的模样。一面走一面喊道：“挑梅汤大嫂慢走，方才俺在来路上，遇着一位提空桶的大哥，说是你这里有好梅汤，没奈何，且匀给俺两盏，不然就要渴热杀了。”

这里祺寿等听了，正在略怔，那妇人忙向那客人摇手道：“不成功，你休听他胡说。俺这梅汤是送与地里佣工们吃，不是卖的。”

正说着，那客人业已趑到荆筐边，不容分说，抄起一只盏子，舀了一盏汤，说声好凉，方要入口，却被妇人劈手夺过倾入桶中。一瞥乌格福，自语道：“你们不管是谁，都别吃吧，倒省得上了人的当。”

乌格福见状，不由疑心都释，方才哈哈一笑。祺寿便趁势抢起两只盏子，舀满了汤，递与乌格福一盏。却向妇人笑道：“大嫂莫怪，他们嘴上没毛的小人儿家说话不中听，你大嫂且瞧我的面孔吧。”说着一仰脖儿，一盏梅汤入肚。这里乌格福不禁不由也便吃下一盏，于是众兵不待吩咐，

一拥齐上，大家抢起盏子。

正争吃得你跌我撞，只见去取酒的那汉子忽地从岔道上奔转来，莽熊似便奔骡车。这里乌格福猛然有悟，喊得一声不好，身形一晃，勉强撑住。方从身畔拔出短刀，便见那妇人拍手笑道：“倒也，倒也。”众兵听了，如遇禁咒，顿时横七竖八纷纷倒地。

乌格福转怒之下，料那客人必系歹人同党，方要举刀奔去，只见那客人大喝一声，俨似舌尖上起个霹雳，却大笑道：“你们这班狗头，可认识俺魏耕先生吗？”乌格福听了大惊，不暇答话，一摆短刀向客人劈面便剁。无奈腿子酥软，正闪得向前一撞，那妇人却趁势从后面抄起扁担，向他屁股上便是一戳。乌格福一头踉去，恰值那客人趁闪之势，一脚飞起，横腴入他胸腹之间。彼此都各力猛。这一来不打紧，但见客人喝声“起”，脚尖上猛地迸力，嗖的一声，直将乌格福踢起丈把高，撒手扔刀。方才落地，那客人一步赶近，就他胁腋上又是啪啪两脚。

这时祺寿和众兵都大睁两眼，转动不得，眼看着那客人将乌格福捆缚停当，便奔骡车。这时那取酒的汉子早取出短刀，挑落蒙布，将祁六公子并腾蛟扶下车来，即使用刀剁开手械脚镣，大家相看，都有惊愕之色。及至见那客人奔到，六公子不由惊叫道：“如何魏兄也来到这里，怎便知俺等被捉，特来相救呢？”

魏耕听了更不答话，便向那汉子道：“赖兄，你两口儿且和公子等先行一步，待俺来料理这班狗头。”说着，和那汉子取过扁担，端正荆筐紧好，便扶六公子、腾蛟一头一个坐入筐中。

瞧那妇人时，却正在众兵身上搜寻银两，只管大包小包地向怀内揣。趑去一瞧，不由大笑道：“白大嫂，你也不嫌污了眼睛，你瞧瞧这是什么样儿。”原来那妇人只顾搜银，将众兵腰胯间都掀拉开，腰兜既脱，裤便都落，每人胯下都大大小小地现出个雅相物儿哩。

当时妇人笑道：“可恨这班东西，当俺挑担来时大家都邪眉溜眼的，令人长气。快拿刀来，咱都给他割掉吧。”

魏耕笑道：“如此说，俺魏先生真是特来弄鸟了。他们还罪不至此。大嫂快去，俺自有道理。”妇人听了含笑跑去，便挑起那副担子，并那汉子掎起扁担，挑了六公子等便奔那前途岔道。

且说这里魏耕提着脚子，将乌格福揪起来，即便割下车缰，将他缚在一株大树上。那乌格福因吃了梅汤不多，虽然力乏却心下清醒，正在怙愎事儿不妙，却被魏耕夹脑两记耳光，便喝道：“你这厮本该杀，却因俺要借你这张嘴寄语穆阿桂，叫他小心着，俺早晚去割他的脑袋。你要瞧清俺